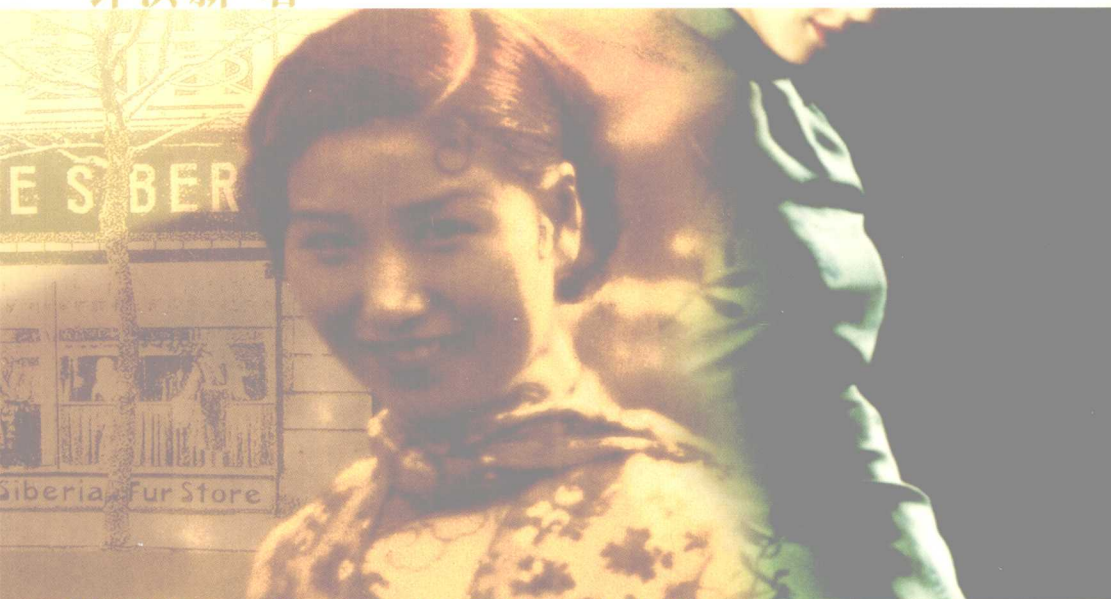


许洪新 著



电影《色·戒》女主角原型档案揭秘

# 一个女间谍

许洪新 著



电影《色·戒》女主角原型档案揭秘

# 一个女间谍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间谍:电影《色·戒》女主角原型档案揭秘/徐洪新著.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326-2828-5

I. 一... II. 徐... III. 郑苹如(1918~1940)—传记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3583号

**责任编辑** 余岚 朱菁  
**装帧设计** 搞艺术工作室

## 一个女间谍

——电影《色·戒》女主角原型档案揭秘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http://www.ewen.cc) [www.cishu.com.cn](http://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2 000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828-5/K·615

定价:2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36162648

打开满布尘埃的案卷，  
从矛盾陈述中认识真实的郑苹如



# 目录

西伯利亚门前的枪声

丁默邨，何许人也

中统下达密裁令

“原来是郑苹如干的”

万宜坊的新人家

美丽活跃的郑二小姐

传统而开明的家教

最早报告汪精卫叛国

联络日本反战人士

让日本首相的儿子“与蒋介石谈谈”

奉命行刺丁默邨

“螳螂捕蝉，黄雀其后”

谁决定了逮捕郑苹如

口口声声说是“情杀”

“不要打我的脸”

催生汪伪政权的血祭

深明大义的日本妈妈

战争破灭了她的梦

电影《色·戒》引起的风波

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

# 附录

- 1 台湾“中调局”局史档案资料：郑烈士芊如
- 2 抗战胜利后审判丁默邨档案辑录
  - (1) 1946年11月16日郑芊如母郑华君（木村花子）为丁默邨杀害郑芊如致首都高等法院函
  - (2) 1946年12月27日张振华为丁默邨杀害郑芊如致《大同报》函
  - (3) 1946年11月19日首都高等法院审判丁默邨笔录（节录）
  - (4) 1946年12月11日上海高等法院关于郑芊如被害讯问笔录之一
  - (5) 1946年12月11日上海高等法院关于郑芊如被害讯问笔录之二
  - (6) 1946年12月12日首都高等法院审判丁默邨笔录（节录）
  - (7) 1947年2月1日首都高等法院审判丁默邨笔录（节录）
  - (8) 1947年2月3日丁默邨补充答辩书（节录）
  - (9) 1947年2月8日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书（节录）
  - (10) 1947年5月1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书（节录）
- 3 郑振铎：《一个女间谍》
- 4 日本反战人士花野吉平回忆郑钺、郑芊如一家及郑芊如与日本反战人士的关系
- 5 金雄白：《郑芊如谋刺丁默邨颠末》
- 6 马啸天、汪曼云：《赔了身体又送命的中统女特务》
- 7 原侵华日军上海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林秀澄谈郑芊如案
- 8 原侵华日军梅机关派驻伪特工总部总联络代表晴气庆胤回忆郑芊如案
- 9 原侵华日军梅机关成员犬养健回忆郑芊如被难经过
- 10 孙扬：《我与郑芊如行刺丁默邨》（节录）



夜幕已经降临，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这条有不夜城之称的繁华商业街，正值华灯初上，行人熙攘，车辆川流，汇成了一股闹市特有的喧嚣。只见一个被唤作“易先生”的中年男子，飞快地穿梭在混乱的行人与车辆间，急急地奔向停在对马路的一辆黑色轿车，“呼！呼呼！”突然响起了连连的枪声。尖利的枪声，在器闹中是那么刺耳，街头顿时大乱起来。那个中年男子又急急地拉开车门，钻了进去。随即是在子弹尾追中，轿车急急地向前驶去……

这是台湾著名导演李安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拍摄的电影《色·戒》中的一个镜头。

镜头把人们带进了历史的时空……

## 西伯利亚门前的枪声

也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分，1939年12月21日下午六时二十分许，坐落在静安寺路1135—1137号的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前，也响起了连连的枪声。



这是一家两开间门面的皮货店，本是一位名叫弗柳斯的俄籍犹太人于1930年开设的，后来易主索斯金，他也是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异国的俄国人。两人都深谙经营之道，以精选的优质皮料、精良的制作工艺和新颖的款式，使这家商行成为享有“上海第一皮草行”之誉的毛皮服饰专卖店，进出的都是当时上海滩最富贵的一族。

几乎与电影镜头一样，清脆的枪声使喧闹而有序的静安寺路陷入一片混乱。枪声响起时，一个从皮货店里冲出来的中年男子，直奔至停在店门正对面安登公寓（今南京西路1140弄）弄口的一辆1936年型的别克（黑）牌轿车旁，机灵的司机见主人奔来，也立即发动起车来，只见那中年人





# 槍擊汽車案

# 真相至今未明

在枪声中急急地钻进车门，轿车便向东驶去，只有防弹玻璃和车身上发出的“卜卜”弹头撞击声，算是对枪声的回应，再有的就是车尾冒出一股青烟。“嘟！嘟！”警笛接着响起，一名驾着摩托车的捕头和几个奔跑着的巡捕，正在急急地赶来，一边转动着拼命伸长着脑袋，努力地寻找着开枪的人，一边又不时地碰撞着因惊恐而躲避跑着的行人。然而，谁也没有真正看清开枪者，那些人趁捕头的摩托车为躲避迎面射来的子弹而稍稍有点停顿的间歇，早已混入乱哄哄的人流而不知了去向。周围只有不时闪烁的霓虹灯光和行人脸上的惊悸神色。很快，除了皮货店的几个售货小姐在向那位名叫别格司的静安寺捕房副捕头述说着事件的经过外，马路恢复了平静。在孤岛时期的上海，这种街头刺案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发生得多了，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总是在一阵惊恐与混乱过去后，就迅速恢复了常态。

第二天，各报都以大同小异的文字，报道了这起真相不明的枪击。《申报》还连续三天刊出了捕房正在继续调查的信息。惟有汪伪集团主办的《中华日报》，在第二天就以“静安寺路匪徒枪击黑牌汽车”为标题，表示了明确的立场，使人明白了此事肯定是抗日人士的锄奸行动。直到第十天，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才以转刊“香港电讯”方式，明明白白地登载了“丁逆默在沪被刺”的消息，并说丁已受伤，“生死不明”。

查，或有若干  
平津行後  
自上海郵局

槍擊汽車案  
繼續偵查  
北其他地點見正向偽滿洲國交涉領取移屍證

丁逆默受傷  
被刺受傷  
丁逆默受傷後，正乘向某名狙擊，該車本已逃去，該車本已逃去，該車本已逃去

陸報三十  
靜安寺  
突遭  
與開  
擊者  
現地  
即  
陸報三十  
靜安寺  
突遭  
與開  
擊者  
現地  
即

內日將  
在四天  
消息

路寺  
黑牌  
昨晚六點二十分鐘許  
走四名、兩名執有手槍

死不明，該案發生後，偽特務部連日開會  
馬夫，狂匪逃去，及警務人員開會  
去，丁逆默受傷，該案發生後，偽特務部連日開會

在滬  
逃  
張際友  
彈

## 丁默邨，何许人也

挨枪击的确实是丁默邨，不过只是虚惊一场，除了防弹玻璃上留下了白色的麻斑，车身的右侧及尾部外壳上有不少刮驳掉黑漆的凹痕，丁本人则是毫发无损。

丁默邨，何许人也？汪伪汉奸集团头号特务头子。他是当时沪上令人闻名色变的杀人魔窟特工总部的主任，又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社会部长和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丁，初名聚川，后改默邨，湖南常德人，1903年生。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小毕业后，来到上海，于1921年下半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回湖南后，曾担任常德地区团组织的书记。后来因在改选中落选而又来上海，加入了国民党，投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门下。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办事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次年起任国民政府汉口特别市政府处长、秘书长。1932年在上海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组长，后又任调查科控制的刊物《社会新闻》主编，充当CC系的喉舌。1934年国

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丁出任局本部秘书兼第三处即邮检处少将处长，与分任一、二处处长的徐恩曾、戴笠并立为国民党的三大特工头目。但丁氏命运多舛，先是1933年春，因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上海区区长马绍武被中共特科狙杀，其遭嫌疑而被捕，后由其密友、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才得释。1938年春夏之际，他负责招待刚投国民党的中共叛徒张国焘，被戴笠在蒋介石那儿密告了一状，说他贪污招待费。结果，在同年8月特务机构改组，分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时，由徐、戴两人分任副局长，主持局务，而他却落了空，只留下了一顶军事委员会参议的空帽子，一气之下，他便以肺病复发为由，跑到昆明养病去了。这一自忖不得志的心态，正是他日后丧失民族大节的根因。

也就在这时候，一名先已投日的旧识李士群正在组建汉奸特务机构，只缘李自知原先地位低下，在与日本主子打交道和汉奸集团的权力分配角逐中份量不足，他便想到了在派克路（今黄河路）万春坊新光书局一起编辑《社会新闻》的这位老上级。李深知丁默邨的为人，也知道他正处于失意之中，便让与他一同下水的翦建午到昆明去游说，翦与丁是湖南同乡，李通过翦又表示了“一切请老长官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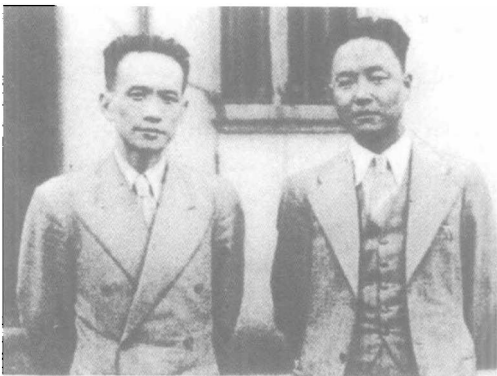
1934年时的丁默邨

一拍即合，丁便随翦转道香港到了上海。在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导引下，1939年2月，丁、李两人来到了臭名昭著的虹口重光堂，面谒日本特务头子、对华特别委员会主脑人物土肥原贤二，提交了一份“以组织对组织，以特工对特工”的《上海特工计划》。这一计划获得了时任日本陆军部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大力举荐，很快为日军参谋本部批准，并规定其直接向参谋

本部负责，参谋本部指派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少佐具体联络指导。5月，汪精卫由河内经香港抵沪后，在影佐、晴气安排下，丁、李及其纠集拼凑起来的特务组织名义上就归入了汪的门下，负责汪及其活动的保卫工作。8月，侵华日军成立了专以汪工作为目标的梅机关，影佐祯昭任主脑长官，丁、李

便从参谋本部划归梅机关领导，晴气担任总联络代表，他的助手塚本诚少佐和中岛少尉则为常驻联络员。

从那年3月份起，丁默邨他们每月从日军参谋本部领取30万日元的经费，还装备了500支手枪、5万发子弹和500公斤炸药。其据点也从原来的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先以“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名义迁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最后迁入



丁默邨(左)与李士群

时任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主任和副主任的丁默邨(左)与李士群

由晴气亲自选定的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遂有了“七十六号”这个俗称。凭着大把钞票和丁、李这些人原来的关系网，很快聚起一帮原中、军两统的特务、帮会分

子与各种社会渣滓，仅至4月初，已从“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而成为有行动队、通讯破译室、情报组以及专门针对国民党市党部和新闻界进行破坏的各工作组，人数达300余。到11月份，更扩展为一个警卫总队，四个行动大队，一支租界突击队，电务、总务、情报、机要和分别针对军统、中统、忠义救国军、租界及其他方面的八大处，督察、专员、化验、审讯四

室，还有以丁默邨的别名对外称之聚川学院的警官训练班和女特务训练班、警犬训练班等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

极司非尔路76号，本是国民政府高级将领陈调元的住宅。陈氏，河北安州（今安新）人，1886年生，1943年卒，歿时追赠陆军一级上将。陈氏为陆军大学一期毕业，早年执教武昌陆军中学，



梅机关主脑机关长影佐祯昭

“七十六号”的后台，梅机关就设在这条赤亭里

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钱大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出于他的门下。后任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属于北洋军阀直系。1927年春在芜湖起义，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行列，之后历任第三十七军军长、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

陈宅位于越界筑路区，上海沦陷时被侵华日军没收。这块长约百米、宽约90米的近似正方形的地基，经丁、李他们自行设计，建成了一座拥有四道门卫的森严壁垒之魔窟，其中第二道更被改建为具有碉堡功能的牌楼式铁门，除陈氏大洋房作为丁、李等人的办公室与卧室外，将原花棚改造成拘押人犯的牢房监所；将另一幢两进三开间石库门楼宇，改建为大礼堂，1939年8—9月间就在这儿召开了汪伪国民党的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外，在这片近9000平方米的高墙圈内，还大兴土木，建造了一批西式平房，用作警卫总队的营房、审讯室、武器库、印刷所、车库，还有日本联络官中岛少尉等人的卧室与会客室等等。还将旁侧的一条叫作华村的里弄和极司非尔路对面的一批住宅霸占过来，用作总部人员的家属住所。可就是这样一座佹鬼群集的魔窟，对外却宣

“七十六号”旧址大门今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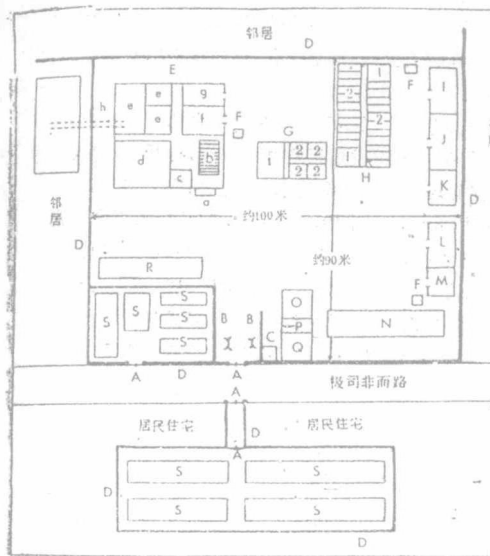
称是“昌始中学”，那些穿着草绿色制服的特务，凭着一张淡蓝色的证件进进出出。

“七十六号”的正式名称是汪伪“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不过，汪精卫曾对另一名大汉奸陈公博说过“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确实，“七十六号”听命的并不是这个汉奸集团的首脑汪精卫或担任着特务委员会主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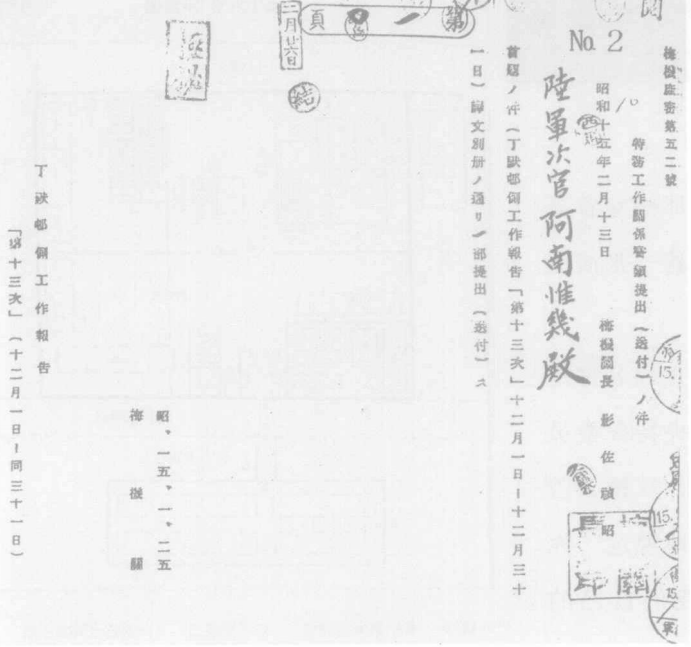
周佛海，而是梅机关。具体地说是听命于梅机关所派的总联络员晴气庆胤，还有侵华日军驻沪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林秀澄少佐，他们才是“七十六号”的真正太上皇。伍长塚本诚少佐、中岛少尉和涩谷准尉，就是分别代表梅机关和特高课的常驻代表。在“七十六号”的大门对面还设有梅机关的一个分机关，晴气庆胤和塚本诚就常待在那里，名为便于联络实也包含着监视的意味。

“七十六号”每个月都要以《丁默邨工作报告》的名义向梅机关报告工作情况，根据笔者手头的一份1940年1月送出的有关1939年12月份工作情况的报告，其内容即包括：特工总部、特

“七十六号”示意图



A 铁门 B 钢筋混凝土调堡 C 了望塔梁 D 钢筋混凝土高围墙  
 房(一楼房间设计 a 大门 b 楼梯 c 盥洗室 d 会议室 e 办公室  
 g 厨房 h 地下太平门 F 无线铁塔(高二十米) G 中岛少  
 的平房房 (1 会客室 2 卧室) H 拘留所(1 看守值班室 2 牢房)  
 电室 J 密码破译室 K 情报室 L 武器修理室 M 印刷房  
 N 兵营 O 卫生所 P 武器库 Q 鉴别室 R 车库 S 高



丁默邨代表“七十六号”向日本主子做的每月工作报告

工总部化学室的工作报告和有关上海党务、青年运动、大学运动、新闻界运动、劳动运动、商人运动、农民运动、京沪沪杭两路、社会团体、帮会、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华民族复兴

大同盟等方面的分报告，并附有该月的上海重要新闻调查。除梅机关和上海宪兵司令部外，这份报告还规定分送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驻上海第十三军（即登部队）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藤机关、华中宪兵司令部、南京宪兵本部、苏州宪兵队和杭州宪兵队，而唯独没有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汪精卫和顶头上司周佛海。所以说丁默邨是侵华日军的鹰犬，那是绝对不过分的。



## 中统下达密裁令

在日军参谋本部和梅机关的大力扶持下，丁默邨他们有钱有枪有人了，便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不仅为了立稳脚跟，更为了求得主子的进一步宠信和赏赐。

当时，侵华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南市、闸北等华界，却还无法染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华界沦陷之初，上海民众抗日情绪继续高涨，一些爱国人士在有“孤岛”之称的租界里，或以报刊为阵地，报道抗战消息、揭露日军暴行、鞭挞投降活动；或以文艺为武器，大演爱国戏大唱爱国歌，一时间诸如《明末遗恨》、《文天祥》、《巾帼英雄花木兰》、《木兰从军》等话剧、戏剧和电影纷呈于舞台上和银幕上，极大地激励着人们的抗日精神。国民政府军撤退时，布置了大批潜伏人员，按重庆中枢“杀一儆百”方针，对一些下水的汉奸进行制裁，诸如周凤岐、顾馨一、尚德明，还有帮助日军在租界制造恐怖事件的黄道会副会长周柳

五等，都相继饮弹毙命。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的那天，仅仅一个上午，全市就发生爆炸事件12起。当然，有

“七十六号”魔窟旧照

